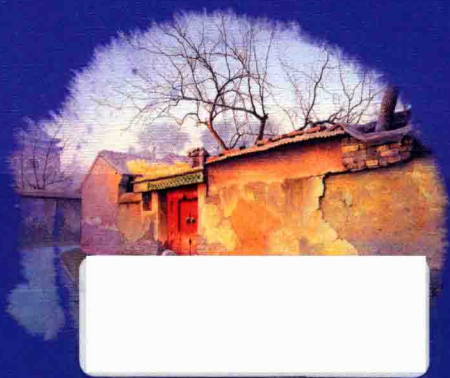


老舍  
著

# 骆驼祥子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黑龙江出版社

老舍  
著

# 骆驼祥子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SHANG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厦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骆驼祥子 / 老舍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459-1308-8

I. ① 骆… II. ① 老…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9121 号

出版统筹: 雷 戎  
责任编辑: 郭 明  
责任印制: 孙 明  
书法题写: 王陵生

策划编辑: 董曦阳  
营销编辑: 范存榜 赵 娜  
封面设计: 周 彧  
封面绘画: 黄有维

LUOTUOXIANGZI

骆驼祥子

老舍 著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北门口村

村委会东 900 米

邮政编码: 101109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插 页: 4

印 张: 8

字 数: 17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308-8

定 价: 3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1936年，老舍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全力投入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的创作。

拉包<sup>月</sup>或散座就没大回像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回像而跑得差一点<sup>稍</sup>劲

的，或因家庭的回像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歇不拉

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完的时

候也正够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車夫，也许拉整天，

也许拉半天。在後<sup>者</sup>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转气神，

所以夏天总是拉晚兜。而<sup>夜向，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sup>

事，钱自然也多挣<sup>一</sup>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sup>以</sup>下<sup>的</sup>恐怕就不易在前而派有回地

國立山東大學合作社製

《骆驼祥子》手稿，这是老舍作为“职业作家”的第一部作品。

駱駝祥子

第

頁

老舍

我們所要介紹的這祥子，不是駱駝，那磨！

因為給駝不是個外景。

把駱駝祥子那點關係說過去，也就完了。

北平的洋車夫有許多派：年力壯，腿腳靈利的，

講究儀漂亮的車，拉整天兒，幾行塵塵候出車與收車都有

自由，拉出車來，在固定的車口或宅門一放，專等坐快車

的主兒，弄好了，也許一下子弄個一塊兩塊的，碰巧了！

也許白耗一天，但也不在乎。這一派研究們的希望有兩個

看這

這祥子，這祥子

把駱駝祥子那點關係說過去，也就完了。

北平的洋車夫有許多派：年力壯，腿腳靈利的，

講究儀漂亮的車，拉整天兒，幾行塵塵候出車與收車都有

自由，拉出車來，在固定的車口或宅門一放，專等坐快車

的主兒，弄好了，也許一下子弄個一塊兩塊的，碰巧了！

也許白耗一天，但也不在乎。這一派研究們的希望有兩個

因為給駝不是個外景。





《骆驼祥子》一问世，就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名著，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拥有广泛的读者。

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纪念

老舍先生在中国文学界中最高尚最纯洁最真挚最  
有个性最富有人性之喜悦凡所创作皆脚踏实地  
而文辞为文所逼充满生命之微笑者唯  
先生得之今当创作二十年昆明之艺术  
界同人特开茶会纪念故祝  
先生永远健康继续领导中国新  
文艺运动前进

罗常培 敬贺

高兰村

李安尔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曹湜

1944年4月，重庆文化界人士发起了“老舍先生创作20周年纪念会”，文友们纷纷发表文章并致贺词。



# 獎狀

老舍先生的名著「龍鬚溝」，生動地表現了市政建設為全體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服務的方針和對勞動人民實際生活的深刻關係；對教育廣大人民和政府幹部，有光輝的貢獻。特授予老舍先生以人民藝術家的榮譽獎狀。

市長

副市長



一九

十二月二十一日

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柳老，遊日五週，才覺神佛，偶感小訪，  
下帆非離，初語日私耳！行寄正！致  
出札！  
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

封詩十七首

春夜五望山

阿梅（原注：神隱）多思春夜更今正望此微於佛  
情莫向天邊月旬有樓琴雁洛陽

贈今井！春夜六望山曾行年

文化京湖古已然放情如溢！連天亦夜香  
火唐年寺未許為雲連月圓  
春夜六望

佛光塔影淨無尘几点櫻花迎早春踏遠

如初何思去依！小廬送遊人

京都見初月  
仰首青山俯首城盡差燈火萬珠明京風  
不若暮消息小月偷看（外樓）  
野望湖遠望

昆皇湖映此良山銀色呼喚碧玉灣美想  
櫻是紅未使如鳩軟搭破暮寒

清水寺行大西上人

暮色飄飄卷秋風初級級向深紅高僧  
九十度如聲日飲清泉伴古松

西芳寺（宇治）

老僧祥雲掃青苔引水小沙著紫菀山色  
輕添苔色碧一灯幽雪得如來

笠湖

一山微雨半烟樓角上笠湖遊宮如富去銀

峰雪隱：風來晴色飄陽天

鎌倉大佛

展向春城玉雪無花被尚貴為何來誰家裏  
也高三丈古佛無言（櫻白廟）

微露聲風不記吾種海烽火又暮天人向多  
少不平事牙揚群鹿塵八樣

十古若麻百鍊身數朝初火因成出東方  
今日東風起誰道櫻於要主人

不可兼獻琴

羞時往：不淫波異難並圓的如何異域  
影疏君知吾上九八民鳴鼓歌

一系鮮春葉田影應教異博博教人精神  
不死天雅奪千古湖戶東淨深

贈水村前弟

未高十五角子林村兩山風缺野意前微  
寒露始微雪勇穴寂劍傲玉傑

贈古寺住和子

古寺又空許清定星燭驚心後破語放眼  
看朝那紫雲如迫迫（野飲千成昔斯語之當百色）  
楊林月下簾（通喜野卷有月語劇以極標基主要  
皆老）息丹秋成（前古寺舊名平代以極標基主要  
湖）（前古寺舊名平代以極標基主要）

初高澤（第一花里）

一灣三百島為！銷暮烟勢浪連滄海

仙會（宇治）

遙近帆如清香而空聽對亂風帶未盡題  
雙字芭蕉尋自然

普賢山前

普賢山前身臨碑水銘倚首互橫眉耕時  
野性因成歌我耕春花而結露（尾白微風  
紅白披開平放我耕春花而結露（尾白微風  
東海潮仍息思莊莊城晚翠鴻（空四首  
行）（原翠詞其地）（刻也）

1965年，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老舍写了21首旧体诗。

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  
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  
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sup>①</sup>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

---

① 车口，即停车处。

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sup>①</sup>。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地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sup>②</sup>。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

---

① 拉晚儿，是下午四点以后出车，拉到天亮以前。

② 嚼谷，即吃用。

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比较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这是跑长趟的，不愿拉零座；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地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的<sup>①</sup>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气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晓得。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儿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地，贴着马路边儿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

<sup>①</sup> 从前外国驻华使馆都在东交民巷。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像说——我们希望——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比较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

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着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sup>①</sup>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

---

① 胶皮团，指拉车这一行。

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sup>①</sup>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

---

① 杀进腰，把腰部勒得细一些。

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sup>①</sup>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地去跑。

---

① 一边儿，即同样的。